

奇才

柳

永

——

我行杨柳岸

刘超著

奇才

奇才集



丛书主编

张宇光
朱晋平



奇才集



奇
才

柳

永

刘 张宇光
超

著 朱晋平
晋平

主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奇才·柳永 / 张宇光, 朱晋平主编; 刘超著. --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440-8550-2
I. ①奇… II. ①张… ②朱… ③刘… III. ①柳永 (约987-1053) —传记—通俗读物 IV. ①K825.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5342号

奇才 柳永

刘超 著

出版人 雷俊林
策划人 孙轶
责任编辑 任小明
排版统筹 许艳秋
装帧设计 小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邮编 030002)

印 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116千字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0-8550-2
定 价 32.9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539-2925680



总 序 |

四年前的深秋，出版人孙轶女士约我去北京，参与一套史书的策划。有两天时间，大家聚在东四八条的一座四合院里商议，吃过晚饭便沿着胡同走走。临行前，又遇到了山西教育出版社的雷社长，孙女士拿来纸笔，要我给教育社再策划一套选题，我就写了“奇才集”三个字，又开列了一串古人的名录。没想到二位老师一看便认为可行，史书的事后来暂缓，这套“奇才集”倒排上了日程。

丛书的企划要点在于选准要写的人物，回昆明后我再三斟酌挑选，以确保所选名录品质。标准必须是真正的文学艺术奇才，既有奇文奇画还得有

奇事，又得在文学艺术史上站得住脚。精选出来的二十位人物均为一流，数量上已具丛书规模。

我做个企划案容易，孙老师他们组起稿来就费劲了。之后的一两年她都在操持这件事情，确定了以青年学者为班底，以前所未有的集、传结合的方式来编撰，既是原创，又兼顾阅读的雅俗，还可推出一批新面孔，显示一种新笔法，创造一个新方式。

以往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出版，都是集、传分开的，集是集，传是传。这次我们将集、传结合，非但形式新颖，重要的是能满足更多读者的实际需求，让他们一册在手，便能读到一位天纵文艺奇才的人生与作品。

选择青年学者来撰写，是想呈现一种新面貌。老学者有功底，学问扎实，他们的研究与书写偏重的是历史和政治，行文严肃。而青年学者注重的是品读和鉴赏，是人生，是文学和艺术本身。加之网络时代到来，写作和阅读都要有相应的快感，活泼的语言对读与写来说，均必不可少，这也是青年学

者们的优势。

在策划案通过的两年之后，“奇才集”的书稿陆续出现在我面前。前十部稿子，均由我逐字逐句地修改删补，每改完一部还要写几百字的审读意见。从书稿的情况来看，基本上达到了策划的要求，青年学者们清新活跃的笔调，一改史传人物生平考证和背景说明的繁杂、沉闷，让读者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到了人物的生活与创作的情节上来。

文艺家与政治家或企业家不同，尤其是被称为“奇才”的天才诗人、哲人和画家，他们往往个性张扬，注重自我，个人生活也富有戏剧性。政治家与企业家的人生，与社会、现实和历史关系密切，他们的“作品”，就是他们在社会历史现实中的作为。而文学家、艺术家们的人生，却大都在孤独中进行着自己的文化创造，社会历史现实对他们而言，关系时常并不是很直接，或者只是他们的人生与作品的注脚。

“奇才集”的出版，确定了以高素质青年学者为写作对象的方向，又首创了集、传结合的编撰方

式，使得文丛走上了轨道，为优秀的青年古典文学学者们搭建了一个极为难得的展示平台。而山西教育出版社编辑们过硬的职业素养，那种为一个字查遍所有诗词版本的功夫，更确保了这套丛书的品位和质量。

张宇光

2016年5月于昆明翠湖

目 录

第一章 汝京才子初少年	001
柳氏一门皆才俊	002
武夷神童，汝京才子	013
才子佳人，难得双美	024
意气终成少年游	035
佳人有恙，欲归恨晚	050
第二章 白衣卿相未及第	061
此城与我共年少	062
才子词人，白衣卿相	073
屡试不中，众说纷纭	084
奉旨填词惜许老	100

第三章 宝鞍骄马新郎君	113
年近半百终及第	114
选人路，冻水消	128
仁宗好词，破例改官	163
春风里，名宦拘检	175
第四章 晚岁光阴能几许	191
因词获罪，被贬出京	192
繁华地、归程阻	201
才子落幕，行踪成谜	229

第一章，汴京才子初少年

书香门第，满门宦官，家教严厉，有父勤勉，柳永便是出生在这般家庭。在人生最初的时光里，这位日后名动京城的大才子倒也没有辱没了家族的名声。从风光旖旎的武夷山下，到车水马龙的汴京城中，柳永始终顶着神童的光环。同时，他也在那少不更事的懵懂中，经历了人生最初的、美丽却短暂的爱情。

柳氏一门皆才俊

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在中国政治史和文学史上，都是需要记上一笔的。南唐后主李煜打开了都城金陵的城门，向大宋投降，随后被宋军虏至汴京，被封违命侯，并在两年后被宋太宗赵光义以一包牵机药夺去了性命。

南唐就这样灭亡了。

说起这个历史典故，想必很多人耳熟能详。也正因为家国不幸、命运多舛，晚景凄凉的李煜看透了世间繁华，便如那句家喻户晓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般感伤身世了。他在词坛留下了不朽篇章，被后人称为“千古词帝”。

千年之后，人们津津乐道于李煜的帝王际遇，却没有注意到，江南国灭之时，一位普普通通的监察御史困居寓所，抬头凝望，眼神之中满是沧桑：他知道自己和那许许多多人的命运，在这一刻改变了。

冥冥之中，柳永和李煜，词坛婉约派的两位掌门人，就这样被那看不见的丝线联系在了一起。

要说柳永，还得从柳永的家世说起。

柳永的祖父名为柳崇，字子高，是五代时期人物。大约是生于书香世家，柳崇饱读诗书，尤其精通儒学，享有很高的声望。或许是看到了兵荒马乱、生民流离，看多了大国倾轧、政权更替，柳崇对于为官没有丝毫兴趣，而是选择了隐居在福建建阳的武夷山下，过平民的日子，以布衣终生。

对于这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柳崇，宋人王禹偁在《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府君墓碣铭并序》中曾有所饰美：“（柳崇）以行义著于州里，以兢严治于闺门。乡人有小忿争，不诣官府，决其曲直，取公一言。”

乡党之人有了争执，都不去官府，而是来到柳崇门前，听他一言，以作决断，由此看来，柳崇俨然是乡中德高望重的长辈了。据说当时闽国恭懿王王延政曾经招他为沙县县丞，他力辞不就。入宋之后，柳崇的六个儿子都在朝廷为官，按照常理，可以推恩赐予他官职，他却严厉地告诫儿子们“不可奏请以夺吾志”。直到去世之后，他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朝廷才得以追赠他官衔，累赠至工部侍郎。

柳崇既然以儒学知名，自然深得孔子的教育之道。王禹偁所谓“诸子诸妇，动修礼法，虽从宦千里，若公

在旁，其修身训子有如此者”。他的子女和儿媳，举动恪守礼法，即使是在千里之外为官，也似乎父亲柳崇就在身边一样，进退合度。家教如此，柳崇的六个儿子，柳宜、柳宣、柳宏、柳宗、柳密、柳察自然是学有所成，得以踏上仕途。虽然不是高官显宦满门朱紫，但如此成就，亦足以光耀门楣、让人艳羡了。

柳永的父亲柳宜是福建崇安人，柳崇的长子。既然有着良好的家教，柳宜自然也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或许是性格上的一脉相承，柳崇以乱世不仕证其风骨，柳宜则是以直言不讳表其公正。身为一介布衣，他就曾“褐衣上书言时政得失”，以文章才华得到了后主李煜的器重，由平民走入庙堂，在南唐入仕，一直做到了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是为监察百官而设置的，品级不高，权力却很大，是个容易得罪人的职位。柳宜为人刚正不阿，直言敢谏，俨然成了贪官污吏忌惮的对象，王禹偁称赞他“多所弹射，不避权贵，故秉政者尤忌之”。

宋人郑文宝的《江表志》曾有记载：

柳宣（此处应为柳宜）为监察御史，居韩熙载门下。熙载以帷薄不修，责受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议者

疑柳宣上言者。宣为自明，乃上章雪韩熙载事。后主叱之曰：“尔不是魏征，颇好直言！”宣曰：“臣非魏征，陛下亦非太宗！”

柳宣并未做过监察御史，查其文字经历，反倒是与柳宜暗合，而且“宣”与“宜”字形相近，应该是有所讹误，郑文宝所记的应是柳宜事迹。面对李后主的呵斥“你又不是魏征，怎么这么喜欢直言”，柳宜没有退却，没有忘记身为监察御史的职责，而是直指后主：“陛下您也不是唐太宗！”这等气势，不得不让人敬佩。如此看来，柳宜的确是个可堪重用的骨鲠之臣。

然而世事难料，南唐国灭，柳宜的命运就此改变。

当此之时，柳宜年岁约在四十，对于仕途来说正值壮年，日后成就难以估量。他为监察御史，居于金陵，可面见国主，前途可期。然而，入宋之后，他曾经的仕途履历却只能被称为“江南伪官”，是被正统宋朝官员所看轻的。也正是“江南伪官”这不大不小的污点，让柳宜在此后的十数年间奔波游宦，尝尽了辛苦滋味。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南唐国灭，连后主都死于人手，这帮江南旧臣的日子自然也不会好过。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记载，“江南初下，李后主朝京师，其群

臣随才任使，公卿将相多为小官”。作为南唐的监察御史，柳宜的命运即是如此。或许是为了经济天下的理想，又或者仅仅是为了满足一家老小的生活，入宋之后，柳宜选择了忍气吞声，告别锦衣玉食的生活，告别江南烟雨中的金陵，携家眷北上，先后在雷泽（治所在今山东鄄城县东南）、费县（今山东费县）、任城（今山东济宁市）担任县令，开始了另外一段为官生涯。

大概是在宋初太平兴国三四年（978、979）的时候，柳宜在费县任县令，柳宣以校书郎的官职在济州任团练推官，年过六十的柳崇渡过长江，去看望他的儿子们。柳崇先到了济州，接着又前往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或许是花甲之龄的柳崇经不起旅途上的舟车劳顿，他在京师得了重病，不得不乘轿返回济州，然病情甚重，久治不愈。太平兴国五年（980），六十三岁的柳崇在济州官舍去世。柳宜等人经过安排，将父亲葬在了济州郊野。

传说柳崇下葬之后，许多精通风水之人曾看过他的坟墓，纷纷摇头，认为风水不好，将对后人不利。眼见如此情状，柳宜等人也觉得改葬为妥。可是事有不巧，此时天下刚定，公事繁忙，柳宜兄弟无法抽身，改葬一事只能就此拖了下来，哪知道，这一拖就是漫长的

六年。

六年时间过去了，天下已经大定，柳宜和诸位兄弟终于偷得了一些许空闲，便商量着要挑选一个绝佳去处，给自己的父亲改葬。他们跟着风水先生在费县转了三四天，终于找到一块先生口中的风水宝地，于是便准备动工了。哪知道开工那天，挖开了土层，工匠突然发现地底下有一块坚硬的石板，挖不下去，便问柳宜如何是好。柳宜心想，这是石板盖着亡人头啊，绝对不是吉祥之意，便询问风水先生的意见。风水先生看了看墓穴，笑道：“这哪里是磐石压顶，分明是玉带缠腰，是好兆头。想办法把石板打开吧，只要能安放棺木就行。”

好不容易破开了石板，众人一看，都大吃一惊：想不到石板之下居然有一汪清水，清水之中，一条小鱼正欢快地游来游去。风水先生说：“我看阴宅风水四十多年，从来未遇到过这等奇事。”

宋太宗雍熙四年（987），也就是在柳崇迁葬后的第二年，济州任城（今山东济宁）县令柳宜家出了一件大喜事，年已五十的柳宜老来得子，妻子刘氏给他生下了第三个儿子，也是第七个子女。

这个孩子，就是柳永。

相传，那条石板下的小鱼就是柳永的化身。这样的